

攻
媿
集

二七

蘇子知
如學

PDG

攻媿集卷九十九

宋

樓

鑰

撰

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秦六世祖

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

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舜舜生棟是爲公祖

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

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于教子母

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調閬州新井尉未赴惟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
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
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
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
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
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
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于世澹

如也後總領李公縈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
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
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
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攷滿用舉
主關陞爲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
告甚衆終不訊一囚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
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
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
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權民以養

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因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商因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爲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椿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

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
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
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
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孝宗怪問
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趣召既
至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爲先因
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以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
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
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

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
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
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
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
以課其功二當計資放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
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
鎮之今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
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
若是耶陛下卽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

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恥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

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
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
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
省吏使卽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
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
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其言條
達明切太上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
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
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

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虛日前朝號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卽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

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
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
然則是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
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段驕而有過鄭
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
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
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
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
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

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
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
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
卽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
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卽是意也公大抵卽
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
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
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
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

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于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

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浸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接伴金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使者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遑及今已卽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來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

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愆
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
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
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
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
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
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人主起居
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

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卽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旣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旣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蔽雖以太宗之于徵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

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
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
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
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
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
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
爲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
因爲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
國大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

以動悟王意者無不爲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
明人多傳誦公旣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寔削弱
復勸太上以右武爲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
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
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
權撥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
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無所施用都
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
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
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
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爲翊
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
上封事請車駕卽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
對便坐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
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
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

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卽移疾關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卽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

侍讀上意卽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
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
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
年而其所爲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
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
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爲是非美惡
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
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
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

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卽大位初臨萬幾虛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爲陰竊主權潛移上意

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爲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旣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于心乎臣

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爲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

安得不以爲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徵
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
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疎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
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
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徵生于今時其所
以爲陛下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
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
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
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

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
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
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
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
不關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作也明日
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堂禮
頓使公疾寢羸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
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爲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
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

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爲之上大驚詫傷悼卽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平時于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

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懽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算其爲
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
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攷積官至
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
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
愛田間與耕夫爲伍此時稻芋蓊然豆餅藜羹山中之
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
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卽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

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鏜前進士何伯巽鑰與公同
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
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胆相照傾倒無不盡膏
笑謂鑰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
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于鑰
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
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
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
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于石而系之以銘銘曰

井絡之區爲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有雲有
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巖劍門山險地偏勢連
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蜿蟺萬山之中乃生斯
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輔以學力窮探本源移孝爲忠
立朝卓然大放厥辭疊疊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
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
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爲執之彌堅死生禍
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旃
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心震悼恩賁九泉炳炳八圖今

寘經筵殄瘁之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
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惟知公
之深者然後以余爲知言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勲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
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
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
長興縣有治聲高宗皇帝以廣南船政大弊命二府大

臣擇士人修潔者爲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爲薦旣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爲賻公時纔冠固卻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爲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厲精之初旣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爲稱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爲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攷之周禮天官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灑六曰廉辨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爲難而況廉恥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于用而子卒爲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名上字從小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吳越爲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會祖說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師寔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

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
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
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卿尚無恙自欲任公又
請與季弟必欲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
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
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攷古務爲有用
至今二王爲桃源之望焉爲洪州豐城縣主簿漕檄部
綱方詣臺受要東使者卻謁叱鈴下卒迫遣公不勝憤

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
公易理官有寓公爲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
冢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
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
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
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爲
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秦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
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
募旣難從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爲之股栗公亦

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
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
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瑱闈薦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
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爲兵防江守城爲大
軍聲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無益備禦者七條且言
舊嘗爲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萬
完顏亮深入乃無一人爲用敵退起焚官寺聲言欲燒
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

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
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尙
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爲真葉公去國公亦遭
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事尤加褻納至漏下
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移知湖州未半
年罷而版曹以一年全逋欠奏公鑄兩秩不辯也又爲
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
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
事胡還朝盡變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

欲施行公不爲屈復辯析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無法可
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勢必不勝弊而又變矣臣
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以利害不及身遂爲詭
隨以欺陛下移公漕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
且領鹽事行其說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旣而公私告
乏民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嚴譴而法果變矣
爲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淮南以職事
修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司遷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使者之非儀折價者之踞肆無不聳服太上皇帝踐阼賜金紫遷宗正少卿自以任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太府卿丐外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以未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既再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屬疾卻藥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渙皆蚤世澤文林郎監紹

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洌出繼少卿爲曾孫女六人文
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武節郎閣門舍人
開封朱龜年同郡樓鏞將仕郎延平陳仲紱宣教郎新
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
其壻也一幼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八頤之顒
之額之顯之頤之頤之穎之顒之先一年顒之卒孫女
五長適同郡樓滌次適毘陵張箴餘未行曾孫男四惟
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孫以五月丙申奉公之
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爲午嶺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于

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
回奪尤安義命置禍福于度外始則不畏上官之嚴久
益自強雖壓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辯之仕以此多
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踣而復振云平生惟是之行
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何爲不可人駭其
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干名于時廣東一節有孫
偉奇甫者知名士自號七澤老漁作蔣周翰傳具載始
末公嘗刻于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數十言
則公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賢相知甚

衆孝宗擢公于下僚獎待允渥漕淮南時或言鎮江軍帥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其事公爲辯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駁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挂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卽之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

之不置臭味苟同忘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
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爲多號
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爲人少嗜山谷詩造
詣已深爲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
爲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喟曰不惟把降
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
妹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今爲蘄州正民倅天
邑鑰不肖晚出以威姑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
予特異比黜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歸而

相得愈歡以爲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
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鑰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梧
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尙忍銘公也哉銘曰

士爲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
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視公
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
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
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繫
爾後人尚其似之

國朝人尚其隱也

公自謙卑一節一楚書而不以文後與刊現哭其降
漢降漢而屈食我而後宗與地許令能飯公人謂公誠
之心也且謂公加及日高者望日朝三也三日無而與
以教誨雖飯一節百言其意與宗宗賦公景顯焉公
工爲國勤勞去于雖對公又于料其料銀父不與即
非其勤勞而自事宗宗而自忍於公忠諸論曰
公之深自自勤其意與一夫之其哭之以其自勤對
攻媿集卷九十九頁其第卅卅德其意與一夫之其哭

攻媿集卷一百

宋

樓

鑰

撰

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舉疎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卽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

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興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鑰旣銘太府之墓纔八
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旣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
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
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摭其大概爲之書
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小从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
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光
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
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之詳

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彊教
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
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
夫死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卽
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
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鞠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
郎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
漕計以嚴明稱寮屬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
剖析無留難黃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

介爲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譽不朞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斫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

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卽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間言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慚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喑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

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
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
到郡帑庾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
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葺而用頗裕乃從
邦人之請卽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
巨麗軒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鑰記之由是人心闔懌
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
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昧
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

求免耶卽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內深
稱上意遂知蘄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窶鮮有蓋藏遇
霖雨至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
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舻輻湊又念歲收纔能自
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
爲過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
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
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
說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

無益治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
定也君爲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咸里挾權要書走
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
之寮佐勸止不聽比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
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
于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
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興安
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
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

誣訴于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嫌于中處之怡然二
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
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
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
尉湏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
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
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毘
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
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

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天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
鄞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
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
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
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弄險巖之
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
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
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
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毅

然不可干以私。每日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于人。自爲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澧陽終更吏，自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真淳。力薦于上。晚歷磨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棫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己。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
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
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
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卽鑰先祖
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祔
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筮具良厚皆
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
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
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

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
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惟君制行醇
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
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
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乎古小試緒餘感化
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
率鄉曲而遠已矣此鑰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
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
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元規非假施于
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爲勇于施舍靡節倦遊求田問
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
尙客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奔字元應明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

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爲鄉先生登第主
廬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
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
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
貫句讀音訓攷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讎校學
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
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澹于榮利少舉
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爲場屋文而學問益
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

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爲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沈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罄先世家產四分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爲憂夫人捐金募人窖藏至今得爲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剎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爲人樂易無

少長與之無間豪飲劇談袞袞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
出入釋老稗官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
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
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
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
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
家之要也至調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
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

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玳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壻也一早亡孫四人錡緩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

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
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
其所以維持之力爲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寔先祖
少師之從弟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鑰自念生晚少
見前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爲
字鑰以大防也嘗爲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
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大觀欣
戚泯絕不亡者存厥有高節夔彼賢配千載同穴孰發

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偕德興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場屋各明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爲通直郎賜緋魚袋寔吏部尙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

重遂爲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焉孺人資凝重
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衽危坐一語不妄發有所疇答
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閫內雍如也孺人厚貲
裝嬪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冲靚食不兼味裘葛無副
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意
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藏年始髻齕文
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爲之嘉
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情容

妾媵有過告諭至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
淳熙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遂
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年休致明
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松陽令革新建康
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蓮先卒曰芹曰藹曰蒼曰藝
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
男八伯景仲杲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喚孫孫女六
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人
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

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爲吾母所鍾愛宦學垂二十年輒不偶無以奉一日歡隨牒遠方又不得終養恨不得卽死以從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無窮之悲予于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偕老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旣強仕而養不洎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尙以詔于無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

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江徒君之賢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沔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抄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陳公杲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爲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沒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夬俱無後龔氏以官予外

孫壻臧珙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迺及其友
壻戚竣旣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
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爲舉子語旣遭外艱廬墓
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
爲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
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
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
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閭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凡不勞

而辦不事生產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貲息日倍人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以毋忘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寔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多藏于家未傳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

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于用乃翛然自適以終其身
余惟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政觀至人與黠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爲高
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
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爲之銘銘曰

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
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不用于世淑諸
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

忘

知嵯縣季君墓誌銘

皇帝卽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諂至于出入經史動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旣頒士夫相與傳誦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繹前說又泛論當世之

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
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
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
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
不得預讀者爲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齋志而歿著書
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
祖超爲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
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
氏贈孺人宣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

猶無恙與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
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
產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
而器識凝邃不見圭角閣學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
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
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闕陞左
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孺人憂授

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嵯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浦高弟于恕郎晁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

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爲便閩有僊湖爲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興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爲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爲盜以希賞連帥丞相陳申公命君鞫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引經之決剝民張僖之子爲盜所戕疑怨家黃氏爲之

黃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爲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爲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卽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聞丞之才常下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糶民爲之謠曰飢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

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李公民之母既爲縣又遭洊饑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舉一道荒政尤詳于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爲賑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爲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爲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于長而後行及爲

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爲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剡中耆穉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與不識皆喏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明儒林之命旣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欲薦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爲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爲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爲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

子敖聞者矐之亦以是終不得爲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邴下有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卷藏于家爲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

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靜寧欲
爲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顧非命耶諸子將
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
德成之狀來求銘鑰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
書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
于行事者僅如許旣已屢書于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
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爲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
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

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畧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紬繹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勦沮嗚呼尙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攻媿集卷一百

攻媿集卷一百一

宋

樓

鑰

撰

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漢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

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旼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

吏師公年尚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
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
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
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于傍郡或告
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
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
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
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
改命公旣至剽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

寬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
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吳
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
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
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
盡力全活者衆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
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
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
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陸辭上曰久聞卿才宜

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采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
許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
案牘至前隨卽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
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
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
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
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
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
衆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廩隱

隨卽擿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
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跡必求有
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
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
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
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複
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八閱月而罷所蓄
已四萬緡蓋公之儉勤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

行于家者移于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
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
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
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
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
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
山南奧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
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

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
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
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
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
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
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
分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于用也
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齎倅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
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

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
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于鑰拳拳
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

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
之輒辦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尚有可紀使其
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亡視此銘

鑄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修作州摩撫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乃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愴然其不能自已也子忱諱藥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大父擬紹興初爲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川君以婦家在南豐

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國軍在城酒稅未赴間以綱賞循右修職郎改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無敢犯者樞密林公安宅時以戶筭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僞白林公公治庖人甚峻獎君子稠人中時人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苗米五百餘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君爲

閱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尚書
汪公爲代問寮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怨臨事不苟
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善君督捕茶寇引以
自隨無一日不同艱難功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
寧宰謝君磐忤後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囚繫
滿獄君深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冤
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卽呼訟者
究詰之皆無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門火延燔數
十家兵官五人挾焚甚力徹旦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

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晰丞竟罷去郡將芘之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爲逋負不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頽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無所得食斂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貲者以

私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行
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次舉行無不
極其至已而甘澤霽霑謠誦相聞疫癘繼作飭鑿藥謹
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縣庠弦誦不輟有封股以奉
母者獎勵有加邑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七千
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爲之圖糴及三之二從漕司
和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斂之煩林
公枿嘉其意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惓惓三請謂
不及今爲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其言而君不及見矣

人尤哀之君自禱雨得疾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縣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發之女男五人柵孫棣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某里君天資孝友推誠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羸又益以曾孺人

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芑爲邵陽從事逢郡侯
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
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
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別三日而僨于道銜哀
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
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
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
禮至以逋租沒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
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貳車

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辯免官待命邑下
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爲求直于有司而君已病
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
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
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
爲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
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
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爲二年莅事之日纔半其得人心
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圭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

歸之然剛直自任曾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爲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齋志以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世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挾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

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已殆無一人議其後纔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闔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于門喪舟之行耄稚長號江滸雖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劄心好問進進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

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爲謳
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奪之其不仁哉
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山亭侯者代爲聞族
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
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
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
寇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朝散
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
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

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都與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旣喪而父行三人俱以嬰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嫻

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置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于前幾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

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婿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駭駭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卽德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旣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旣不

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旣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
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
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
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
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
阿山可頌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爲處

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邊贈少傅父諱
緜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
朝贈光祿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尙書諱南
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緜雲郡夫人君緜雲所出也年十
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旣冠授右廸功郎池州建德縣尉
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丁緜雲憂尋監
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
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

行太府寺主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璫之次子諱鏗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林鄉桃花西輿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歿于壯歲叔氏寢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然亦不

強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
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
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
詩文稗官雜說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
射舞劍擊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
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心通
類解記輒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
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
問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商榷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

落四座傾歎間出雅譚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
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
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
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鑑三
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
爲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
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忘
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勁
弓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徧閱于外

工力精緻至今爲用西帑最爲浩穰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溫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稽程調度偶闕上下搏手無策君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賂無不厭服出錢纔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劄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

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爲此特分賜行人
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
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鬻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
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權
筦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
事無慮矣旣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
先吏輩匿之以爲奇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擿
發旁通無餘愕眙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
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趣辦歲未終而額已溢

矣乙巳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
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
寶于殿左宜卽其所俟駕興以從會宰執取旨不及遂
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勾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
知君素深自爲筦庫時皆略去東閣苛禮見不以時君
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
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于當
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
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匍匐救喪尤爲周盡見有陷

于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朝列皆爲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弔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括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戶之責襄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絕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

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
光祿與鑰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丐
閒以歸光祿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祿
自永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爲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
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
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鑰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
朝復更爲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鑰遭外艱銜哀星奔
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爲多思欲一致泣謝未
果而以訃聞矣間過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

銘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閱此一丘尙爾後人有發其

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于余余爲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旣冠矣余兄弟皆以

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過友誼日篤
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
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刪定求分□以處而舅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
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仲兄與余護先
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弔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爲
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刪定亦亡矣憂
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
方在苫由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
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
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
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于書多記
經史子傳之文喜爲人講說纒纒可聽以其餘力爲詩
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
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
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無事者
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皆疑疑自立君

尤篤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門
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閱人甚衆交情
終始無纖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
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爲
禴禳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纔五十有六
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
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奧祖塋之側以十四
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駮瘵目

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
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尙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
詒

攻媿集卷一百一

攻媿集卷一百二

宋

樓

鑰

撰

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
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
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
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
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

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爲第一登進士
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逸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
鄙夷其人爲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
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爲守俾攝邑
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無撫字之寄踰二朞三
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
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爲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
嗣秀王爲奏貸羣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
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西最

爲繁劇公始視事卽爲文徧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
告教既孚乃具爲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
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卽釋去牒訴
日省縣久困于豫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
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
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
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比之私創
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燧葛
公鄰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

相與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攷也添差通判
常州浙右饑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
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
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
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
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僞益生甚者唱爲
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
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
于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

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爲功者果何補
歟壽皇嘉納爲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
官吏重足以俟譴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
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
覽奏開悟得末減平江民唐贊之獄皆以爲凶惡無可
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賊證無實情款抵牾卒釋
之十一年充省試攷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
鹽陞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爲己之心重
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怠得失

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
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說
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
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
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
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
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
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
儲盡以爲用賑糶貸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

兼之奏閣貧弱夏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攜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饑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負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爲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鬪訟稽攷平反細大不遺纔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暴征苛斂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爲事號爲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力之

寬乏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
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
約以朞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
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
不平征斂繁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
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
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權酷肆行苛虐以
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
効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倘歸

之有司按鞫亦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
氣豈不上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闔郡熙熙民有
爭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察宿
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
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儲充積公
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
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
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
率禱祈及歸耄稚奔送涕泣不肯去旣達寓里屏絕家

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
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
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
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人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
口鎮次汝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
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察孫男一人崇揆孫
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
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說
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

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卽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爲皇朝聖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說鏡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

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
登科季善譽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
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
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
妄取行郡例冊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
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面授之其在他
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
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爲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
稱道之公抗志不羣砥節礪行不泥紙上空言必欲

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尙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攷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于民圖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爲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爲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界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預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

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將下于民而官止于員
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
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耶鑰與公相見之日
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傅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
力學以守素業汝偁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
知汝傅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
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爲儒門公起孤藐立
志堅正尚友古人期與之並學貫經史仕更麾符學仕

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齋志何言勒銘山阿有子繼之尙其不磨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瓌左朝奉
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
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今爲台人公生于贛上
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
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
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岸乾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檢
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溫州樂清尉
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
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
爲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
此多爲寬其獄識者知其爲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
才薦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
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爲秘書郎兼吳王
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

居郎闕日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
不四年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溫厚真若素宦嘗草胡公
銓詞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秦
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是歲
爲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
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祕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
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盥藥
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
內艱哀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
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
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耶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
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爲動陰部勒以制其
變仍攜家縱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旣泄而形格比訖事
無敢譁者歸卽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
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
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器于庫
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爲出錢五十萬于市許

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爲二軍以襄陽爲都統荆南爲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纔一年均州報金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詢詢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

筆爲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無他每歲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敵騎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爲之出遊峴首抵暮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沴饑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叙人與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

驕惰分習勁弓強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
王特錯果貽書叩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
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于
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
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諜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
號桀黠爲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
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縻以重役迄今
役于神泉監蠻旣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
吏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年

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爲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曇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尙幼諸孤以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旣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贍蔚

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
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爲士林第一醫卜星
歷動皆精詣琴奕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瑰偉神情灑落
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蓋有自矣從游玉津一
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旁百矢
出帳中蝟集帖上無不駭服至于攷辨鼎彝古物游戲
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
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豪可察
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

幡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
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
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纔有田六十
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于讞議之際
務從寬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
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
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
中語列爲扁榜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
以爲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

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廬有行欲
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齋志以歿薦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于家鑰客授東
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贄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
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
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
公自蜀歸一見卽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
孫曾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壽
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

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爲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于卿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齋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慰

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蓮邕州
管內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諡孝良大父子翔
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
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
興十三年生于長興先大夫宦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
府之餘姚公幼穎悟疑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其
義太師史魏公初爲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公日記千

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庾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無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填委剖析如流落筆精富老胥聳服縣爲士夫

淵藪豪民倚勢縱橫歲輸殿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
諭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足乾
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
從徙之磽塉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
愛民御吏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
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
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
使者列薦于朝權知邵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
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

名孰爲長公對曰臣爲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爲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僚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剗磔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土俗慄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爲之禁俗爲衰止嘗捕強盜至庭公一閱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歎以爲神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寘毒食中幽囚以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爲証逾期不至俾搜其家得于僻舍瞽廢骨立非復

人形公爲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爲全人真生死肉骨之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者艾遮道攀留不可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聞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眞州奏事睿獎尤寵儀眞酒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爲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

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溫州溫在東浙爲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歸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鋤筍爲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僞

爲符印以盜庫金亦爲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
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
不知幾人年餘以謠誦轉聞徙知婺州首蠲宿逋減折
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人尤樂之纔閱月而公
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
不好祿祥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爲禳禱使我爲
畏死戀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爲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能養有
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簣之際不但不亂以紹熙四

年正月壬辰終於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
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
臯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薦胄
監未上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
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
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石堰西嶼之
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棫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
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
舅氏汪韶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

實可攷爲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
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毀
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
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
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
細動有繩約內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
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權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
屋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
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觀者若不堪而

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于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跡爲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畯並驅仕爲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

子以其所已爲足以知其欲爲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
爲不逢惠治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
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
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秘書郎
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
初子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

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
通顯矣後聞其沈滯選調而賢譽益高子壽曰子之論
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
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
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于朝
士子其爲我銘之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
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沓贈昭慶軍節度
使吳興郡公父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
穎悟不爲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而

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微之婺源武
經赴調君年纔十四幹蠱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
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爲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爲
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
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
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
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
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羣從幼孤未立友愛備
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

諭宰臣曰朕閱取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
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
見君名顧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召見稱
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徽
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
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掾
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
欺樞密何公鑄繼爲守見君文體典雅賤奏悉以屬焉
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爲廷試諸位

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檄至縣一見如平生歡
卽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爲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
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
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
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
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
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
爲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
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

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
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爲遲遲幾年而後進
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
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寢廣
甫書攷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
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
當卽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爲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
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
莫不悅服有求薦于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

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眎篆首以劔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爲暑氣所乘疾如痢瘧屏去醫葯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毋擾我良久復瞑目旣晡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

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
監押師俠卽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爲承信

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

王沈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

子壽彭
年之字

因已見前是
以此不書姓

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郎添差監丞

州在城稅務希律希訖希詢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

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

抑聞君之爲人誠以處已恕以接物寬以待下儉以居

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量當重惜之仕宦盡其在

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于人不若無欲于己與其
取賤于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
教諸孤不翅己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
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
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
氏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
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
有之爲人謀必長慮御顧爲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
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娛

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爲外事撓耳奉
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冲澹不蓄長物其容
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于世必有大過人者厥
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
君止于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請自見
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思
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沈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于家
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劉向也我問其賢而

銘于既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亢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爲大家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洽聞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卦顧家

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爲廬州錄事參軍亦早世孤嫠又衆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私憂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爲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往來兩間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唄無倦色暇則歌酒爲娛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

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壻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

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葉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爲軍崑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黃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啓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旣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鑰少嘗誦舍人之文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戶部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而鑰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

來曰子旣得聞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
銘因平江之請勤甚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朽用而不永世二子克家以
才致身熟知闡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用心均壹始任
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

臧

攻媿集卷一百一